

陳鼓應注譯

莊子今注今譯

陳鼓應注譯

莊子今注今譯

中華書局

漆園裏像



莊子像

(據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版《古聖賢像傳略》)

修訂版前言

先秦諸子的競起爭鳴，開創了我國思想史上的一個黃金時代。在儒、道、墨、法幾大學派中，莊子學派是道家的集大成者。它運用文學形式所表達的哲學系統之繁複性、詭論性，亦勝過其他各家。在文學上，莊子的獨特風格常為啓發後代浪漫主義創作的思想源泉。在哲學上，則直接激發了魏晉玄學及禪宗的思辯。中國哲學史上的主要論題和基本觀念，不少是引發於莊子。無疑的，在社會思想和人生態度上，莊子思想對後人亦起着深遠的影響——無論在消極或富有啓發的一面。

在一九五七年至六一年間，大陸學者曾對莊子哲學中的本體論和認識論有過熱烈的討論。近兩年來，又有不少文章發表。總觀各家意見，針對莊子哲學中相對主義的詭論系統方面所做的分析與批判，在概念釐清的工作上，有特殊的成就。但學者們普遍視莊周為「堅持沒落奴隸主立場」、「代表沒落貴族利益」的論斷，實有待討論。反之，「莊周家貧」（外物）「處窮閭阨巷」（列御寇）及其抗擊權貴的言論事跡，屢見於莊書。「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史記本傳）亦明載於史冊。

我於六十年代，在一個特殊的環境下，對莊子富有抗議性的言論及其突破儒學框架的思想視野發生興趣。我曾先後出版了莊子哲學和莊子哲學探究。由於我在臺灣大學開老莊哲學課程，認為有

對老莊原著作深一層研究的必要，因而從一九六七到七四年間，先後撰寫老子今注今譯和莊子今注今譯兩書。在參考資料方面，除了廣尋前人注疏之外，還盡力搜集祖國大陸出版的各種有關老莊校註註釋的著作。現在，中華書局要出版本書，我很高興它能在促進海峽兩岸的學術交流上盡綿薄之力。本書僅是對莊子原著所做的初步整理（這次再版，增加了一些資料，修改了個別的注譯），希望出版後，能獲得批評指正的機會。本書的臺灣版，在印刷上有不少訛誤。承中華編輯孫通海先生逐字逐句校閱改正，並將書名一一補加書名綫，如此細心費時的工作，萬分感佩，特此致至誠的謝意。

陳鼓應 一九八二年十月

前言

一、本書「注釋」部分化費的時間最多。經常爲了一個字、一個詞或一句話，查遍了古注而找不到恰當的解釋。注解之外，還要顧到考證校勘，例如大宗師篇「其心忘」，今本誤作「其心志」；「不以心損道」，「損」字今本缺壞爲「捐」字，古人依誤字作注，因而常附會其辭。「注釋」部分，我前後易稿多次，起初用白話文解釋，然而發覺今注容易把前人的見解混成了自己的意見。爲了表明今注有所根據，於是在後面又附上前人的注解。這樣除了達到解釋原著難句的目的之外，還可把歷代各家注莊的成績列示出來。但有時要確定一個注解究竟出自於何人之手，還須做一番查證的工作，因爲前人注書常互相因襲，把自己的意見和別人的意見混在一起而不加說明。例如清代陳壽昌南華真經正義，時而也有自己獨得的見解，但抄錄宣穎南華經解之處太多。宣穎的注解簡潔精到，很受近代人推崇，宣解中偶而也可發現和林雲銘莊子因注語相同處，進一步核對，可發現林宣之注受宋代林希逸口義影響很大，有時注文也直接引口義。這樣，要選注和標明出處，注釋一段原文往往要化上許多時間。全書就這樣牛步地工作了好幾年才脫稿。

二、本書的「今譯」依據「注釋」，並參考目前已譯成之中英文譯本，爲使譯文暢曉與切近原意，別人譯得好的語句我儘量採用。有許多地方與別人的譯法不同，乃是出於我個人對莊文之解釋觀點

所致。

三、本書所用莊子原文，為根據王孝魚點校的郭慶藩集釋本（世界書局影印本）。郭慶藩集釋收錄了郭象注、成玄英疏和陸德明音義三書的全文，摘引了清代王念孫、俞樾等人的訓詁考證，並附有郭嵩燾和他自己的意見。集釋原根據黎庶昌古逸叢書覆宋本，王校又根據續古逸叢書影宋本、明世德堂本、道藏成玄英疏本以及四部叢刊所附孫毓修宋趙諫議本校記、近人王叔岷校釋、劉文典補正等書加以校正。本書凡有增補或刪改原文時，均於「注釋」中說明。

四、莊書極為龐雜，而雜篇中尤為雜亂。為了明晰起見，將全書標上數字號碼以分節次段落。

五、本書注譯時，除參考古今校注外，還參考英、日文和大陸學者有關莊子的專述。本書的參考，只限於考據字義的解釋，這是據於學術上的需要，不涉及政治思想問題。

六、本書撰寫期間，值嚴靈峯先生先後印出莊子集成初編與莊子集成續編（藝文印書館發行），使本書在注釋工作上得到許多的方便。書稿出版之前，復蒙嚴先生閱正，甚為感謝。羅其雲同學幫忙校對，一並致謝。

内篇

目錄

內篇

逍遙遊	一
齊物論	三二
養生主	九三
人間世	一〇六
德充符	一四三
大宗師	一六七
應帝王	二一〇

外篇

駢拇	二三一
馬蹄	二四四
胠篋	二五二

在宥 二六七

天地 二九四

天道 三三六

天運 三六〇

刻意 三九三

繕性 四〇二

秋水 四一〇

至樂 四四五

達生 四六四

山木 四九七

田子方 五二八

知北遊 五五七

雜篇

庚桑楚 五九一

徐无鬼 六二四

則陽	·····	六六七
外物	·····	七〇一
寓言	·····	七二七
讓王	·····	七四三
盜跖	·····	七九五
說劍	·····	八〇五
漁父	·····	八二五
列禦寇	·····	八二八
天下	·····	八五二

逍遙遊

逍遙遊篇，主旨是說一個人當透破功、名、利、祿、權、勢、尊、位的束縛，而使精神活動臻於優游自在，無掛無礙的境地。

本篇可分三節，首節起筆描繪一個廣大無窮的世界，次寫「小知不及大知」，點出「小大之辨」，接着寫無功、無名及破除自我中心，而與天地精神往來。第二節借「讓天下」寫去名去功，借「肩吾問連叔」一段寫至人無己的精神境界。篇末借惠施與莊子的對話，說到用大與「無用之用」的意義。

一

北冥〔一〕有魚，其名爲鯤〔二〕。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三〕。化而爲鳥，其名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四〕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五〕。是鳥也，海運〔六〕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七〕。

注釋

〔一〕北冥，「冥」，通溟，訓海。近人劉文典莊子補正、王叔岷校釋舉例多本古書注引「冥」作「溟」。下文「南冥」之

「冥」同。

唐陸德明說：「冥，本亦作『溟』。稽康云：『取其溟漠無涯也。』」（經典釋文莊子音義，簡稱釋文）

明代釋德清說：「北冥，即北海，以曠遠非世人所見之地，以喻玄冥大道。海中之鷗，以喻大道體中，養成大聖之胚胎，喻如大鷗，非北海之大不能養成也。」（莊子內篇注）

〔三〕鯤：魚子（爾雅釋魚）。

明末方以智說：「鯤本小魚之名，莊用大魚之名。」（藥地炮莊）

〔三〕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總點出「大」。「大」字是一篇之綱（林雲銘莊子因）。

〔四〕怒：同努，振奮的意思。這裏形容鼓動翅膀。

宋褚伯秀說：「怒猶勇也。勇動疾舉，有若怒然，非憤怒不平之謂也。」（南華真經義海纂微）

清林雲銘說：「怒，即怒喝、怒生之怒，乃用力之意。」（莊子因）

近人馬敘倫說：「方言曰：『南楚之外，謂勉曰薄努。』莊子宋人，宋楚鄰，故亦用楚語。」（莊子義證）

〔五〕垂天之雲：「垂」，猶邊（釋文引崔譔注）。

近人蔣錫昌說：「按說文：『垂，遠邊也。』俗書邊垂字作『陲』。廣韻：『陲，邊也。』此言其翼之大，有如邊天之

雲也。」（莊子哲學逍遙遊校釋）

〔六〕海運：謂海風動（陳啓天莊子淺說）。

宋林希逸說：「『海運』者，海動也。今海瀕之俚歌，猶有『六月海動』之語。海動必有大風，其水湧沸，自海底而起，聲聞數里。」（南華真經口義）

清王闈運說：「海運，今颶風也。」（莊子內篇注，在王湘綺全集內）

〔七〕天池：天然大池。

今譯

北海有一條魚，它的名字叫做鯤。鯤的巨大，不知道有幾千里。化成爲鳥，它的名字叫做鵬。鵬的背，不知道有幾千里，奮起而飛，它的翅膀就像天邊的雲。這隻鳥，海動風起時就遷往南海。那南海，就是天然大池。

齊諧者〔一〕，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二〕三千里，搏〔三〕扶搖〔四〕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五〕。」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六〕。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七〕。

注釋

〔一〕齊諧：一說爲人名（如司馬彪、崔譔、俞樾等）；一說是書名（如梁簡文帝，見釋文引）。當從後一說。下句「志怪者也」，「志」即誌，乃說它是記載怪異的書。

近人林紓說：「既名爲諧，爲誌，則言書爲當。」（莊子淺說）

近人朱桂曜說：「諧即譌也，亦作隱，文心雕龍有諧隱篇，以爲文辭之有諧譌，譬九流之有小說；漢書藝文志雜賦末，列隱書十二篇，蓋以其辭夸誕，於賦爲近。『齊諧』者，蓋即齊國諧隱之書。」（莊子內篇證補）

〔三〕水擊：通水激。

馬敘倫說：「擊」借爲「激」，音同見紐，漢書賈誼傳：「遙增擊」，文選鵬鳥賦：「擊」作「激」，是其例證。」
朱桂曜說：「擊蓋通激。淮南齊俗訓：『水擊則波興』，羣書治要作『水激』。水擊三千里，猶言水激起三千里也。」

王叔岷先生說：「一切經音義七八，御覽九二七，引『擊』並作『激』。李白大鵬賦：『激三千以崛起。』卽用此文，亦作『激』。」（莊子校釋）

〔三〕搏（bō 帛）：借拍。郭象本及通行本作「搏」。當依世德堂本作「搏」。後文「搏扶搖」同。

近人章炳麟說：「字當從『搏』，崔說得之。考工記注：『搏之言拍也。』作『搏』者形誤，風不可搏。」（莊子解故）
蔣錫昌說：「章說是。四部叢刊影世德堂本及御覽天部九風均作『搏』，可證。陸引崔云：『拊翼徘徊而上也。』蓋崔本亦作『搏』，故以『拊』釋之。」

王叔岷先生說：「釋文：『搏，一音博。』則字當作『搏』。趙諫議本、世德堂本並作『搏』。」按：當依章、王等說改「搏」爲「搏」。

〔四〕扶搖：海中颶風，爲莊子所創名詞（張默生莊子新釋）。

陸德明說：「司馬云：『上行風謂之扶搖。』爾雅：『扶搖謂之飈。』郭璞云：『暴風從下上也。』」

〔五〕去以六月息者也：乘着六月風而去。「去」，指飛去南海。「六月息」，卽六月風。「息」，謂風。六月間的風最大，鵬便乘大風而南飛。

按：「息」有兩種講法：（一）作休息、止息講，如郭象注：「夫大鳥一去半歲，至天池而息。」成玄英疏：「時隔半

年，方言息止。」(二)作風講，如釋德清說：「周六月，即夏之四月，謂盛陽開發，風始大而有力，乃能鼓其翼。『息』，即風。」宜穎說：「息是氣息，大塊噫氣也，即風也。六月氣盛多風，大鵬便於鼓翼，此正明上六月海運則徙之說也。」(南華經解)又如郭嵩燾說：「去以六月息，猶言乘長風也。」(郭慶藩莊子集釋引)按俗多從郭注，不妥，當依釋德清及宜穎等說。下文「生物之以息相吹也」的「息」，正指「風」。

〔六〕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野馬」，謂空中遊氣。「塵埃」，謂空中遊塵。「生物」，謂空中活動之物。此句，猶謂空中之遊氣，遊塵，以及活動之物，皆由風相吹而動(陳啓天莊子淺說)。

〔七〕則已矣；作「而已矣」。「則」，猶「而」(見王引之經傳釋詞)。陳碧虛(景元)莊子闕誤引文如海本「則已矣」作「而已矣」。

今 譯

齊諧這本書，是記載怪異之事的。諧書上說：「當鵬遷往南海的時候，水花激起達三千里，翼拍旋風而直上九萬里高空。它是乘着六月大風而飛去的。」野馬般的遊氣，飛揚的遊塵，以及活動的生物被風相吹而飄動。天色蒼蒼茫茫，那是它的本色嗎？它的高遠是沒有窮極的嗎？大鵬往下看，也就是這樣的光景。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一〕。覆杯水於坳堂之上〔二〕，則芥〔三〕爲之舟；置杯焉則膠〔四〕，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

下矣，而後乃今培風〔五〕；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六〕，而後乃今將圖南。

注 釋

〔一〕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這一段在說「積厚」的意義。

釋德清說：「此一節總結上鷦鷯變化圖南之意，以暗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鷗，及鷗化為鷦，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大聖之胚胎。縱養成大體，若不變化，亦不能致大用；縱有大聖之作用，若不乘世道交興之大運，亦不能應運出興，以成廣大光明之事業。是必深畜厚養，待時而動，方盡大聖之體用。故就在水上風上以形容其厚積。然水積本意說在鷗上，今不說養魚，則變其文曰負舟，乃是文之變化處。」

〔二〕坳(áo)傲(ào)堂之上：堂上凹處。

〔三〕芥：小草。

〔四〕膠：粘着。

〔五〕而後乃今培風：「而後乃今」，即「乃今而後」之倒文(姚永樸說)。「培風」，馮風，乘風。釋文訓「培」爲「重」，誤。

清王念孫說：「『培』之言『馮』也。『馮』，乘也(見周官馮相氏注)。「馮」與『培』聲近，故義亦相通。」(讀書雜誌餘編上)

近人劉文典說：「王說是也。『培』、『馮』一聲之轉，訓『培』爲『乘』，亦正合大鷗御風而飛之狀。」(莊子補正，下引同)

清末胡林翼說：「辦大事，以集才集氣集勢爲要。莊子所謂『而後乃今培風也』。(馬其昶莊子故引)